

父子合璧

——鲜于枢·鲜于必仁书进学解

父子合璧

——鲜于枢·鲜于必仁书进学解

家风不坠笔生花

——鲜于去矜楷书《进学解》卷初鉴

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金运昌

『美当年吏部文章，还孔传轲，斥老排庄。秦岭云横，蓝关雪拥，万里潮阳。龙虎榜声名播扬，凤凰池翰墨流芳。此兴难量：巷柳园桃，恼乱春光。』

这是元人鲜于去矜歌咏韩愈的一支《双调折桂令》。我读中文系文学史课程时，颇喜元曲。窃以为鲜于去矜的作品，格调典雅清旷，不让张养浩、马致远辈。后来又治书法史，方知去矜为鲜于枢大师哲嗣，非惟文学承乃父高才，书法也是一把好手，可谓不坠家风。

鲜于枢（一二四六—一三〇一，从徐邦达先生之说），祖籍金代德兴府。祖父在蒙古军队攻占德兴府后携家南迁，历经波折，定居渔阳郡，故鲜于枢自称渔阳人。鲜于枢之父鲜于光祖办理运粮事务，常年往返于中都、大都、汴梁及扬州、杭州等地，鲜于枢即诞生于汴梁。他少年时随父行走江湖，养成了健壮的体魄与豪侠的气概。宋濂《跋鲜于枢书杜诗》谓『颇闻先师柳内翰（柳贯）云，公毅然美丈夫，面带河朔伟气。每酒酣骈放，挥毫结字，奇态横生，势有不可遏者』。至今读之，犹可想见风采。他的书法，与赵孟頫并称『鲜赵』，为元代之冠。平心论之，赵字用笔稳健从容，功力略胜一筹，韵味也更近于庙堂文化的『中和雅正之美』。鲜于枢字则以阳刚外向、潇洒清新的精神气质见长，生龙活虎，可亲可爱，较易为大众所接受。祝允明《评胜国人书》谓『鲜于枢如三河壮侠，长袖善舞，豪鸷自擅，时落胡俗』。杨慎《墨池琐录》引方孝孺言『鲜于伯机如渔阳健儿，姿体充伟，而少韵度』。集中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看法，遂为后世定评。

鲜于枢虽以草书著称，但楷书功底极为扎实。吴宽《匏翁家藏集》云：『困学多为草书，其书从真行来，故落笔不苟，而点画所至皆有意态。』故宫博物院藏《老子道德经（上卷）》，是鲜于枢仅见的正楷书传世作品，约为中年所写（见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·元代书法卷》，上海科技、香港商务二〇〇一年版）。其体势修长秀劲，笔画瘦挺尖利，以行书笔意起止呼应，前人评为『深得《兰亭》、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神韵』。可以证明他在这方面下过多么深的工夫。这种功力溢而为行楷，便是《御史箴卷》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）和《麻征君透光古镜歌册》（台北故宫藏）那样的漂亮大字了。其余种种行草佳作，皆能从这里找到根底。明乎此，鲜于去矜承继家学，在家庭『书法教育』中所走过的道路、所受到的影响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
古来文人多有父子善书的佳话。如晋代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，唐代欧阳询、欧阳通父子，宋代米芾、米友仁父子，元代赵孟頫、赵雍父子，明代文徵明、文彭文嘉父子等等。因而书史提到鲜于去矜，必与其父相联系：

元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：『鲜于去矜，字必仁，号苦斋。枢之子，得家传之法。』（明清各家书史著述多是录此二句）

明潘之淙《书法离钩》：『元人自赵吴兴外，鲜于伯机声价几与之齐，极圆健而不能去俗。……鲜于必仁朗朗有父风。』

遗憾的是，鲜于枢的法书今日存世尚多，不少著名博物馆都有收藏；而鲜于去矜之字，则已稀如星凤。这可能是由于去矜未入仕途，交游酬应较少之故吧。据我之闻见，仅有三条有关线索：

一、明顾复《平生壮观》著录一件：『《陈情表》，淡墨，行书寸余，阔绢挂幅。』今已不知所踪。

二、明文徵明《停云馆帖》卷九刻入行书《李白拟古诗》（今日风日好）一件共十三行，书于丙午（元成宗大德十年）。湖北美术版《中国法帖全集》第十三册中影印。字势豪放开张，极似其父。原迹已佚。

三、鲜于枢草书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卷后，有鲜于去矜行书一跋共十三行，落款『季男鲜于去矜百拜谨书』，书于己酉（元武宗至大二年）。著录于清安岐《墨缘汇观》。真迹今藏日本有邻馆，『有邻馆名品展』图录中影印。结字紧凑，用笔精到，颇类米芾用意之书，与《停云馆帖》内一件大不相同。可能与『百拜谨书』的恭谨态度有关。

今年夏天，有藏家持一旧手卷来寒斋求鉴，云不久前重价得自香港。开卷展视，则正楷大字韩愈《进学解》全文，款署赫然为『泰定丁卯，鲜于去矜』，下钤『鲜于去矜』、『苦斋』二印。心中不禁为之一震！

此卷本幅高五十四厘米，宽五百四十八厘米，纸本。迫而察之，其纸张乃宋元人作书所常用者，纤维细密，质地坚致，与明清时的生纸、熟笺皆迥然不同。虽然受过大潮，霉斑遍体，但并无糟朽断烂之处。墨色黝黑，宝光内含；印痕嫣红，篆刻讲究。皆符合时代特征与作者身份。

卷中楷书结字端正舒展，落落大方。笔的使转极其灵活，点画起止处的连带、呼应生动自然，带有浓重的行书笔

意。这正与元代鲜于枢、赵孟頫创立的楷书新风一脉相承。赵孟頫楷书多取侧势，以求姿媚；鲜于枢则以正势为主，显得挺拔俊朗。鲜于去矜此卷乍看似赵，但仔细琢磨起来，仍以《家法》居多。研究者若能将故宫博物院所藏鲜于枢《老子道德经（上卷）》与此卷并观，静心体味其方方面面，定当不题予言。要之，功力深湛，神完气足，是此卷优点，所谓《渔阳健儿，姿体充伟》，同样适用于去矜。然《少韵度》，《有俗态》，不能不承认多少也沾边。如笔道光涓尖刻，不够含蓄蕴藉即是。但去矜毕竟是元代大家，你只看他如此长卷，不界方格，却能布局均匀严整；八百多字的长文自首及尾一气贯注，无一字懈怠，无一笔偏颇，行间字里尚能穿插揖让，错落有情，绝无《布如算子》之病，非高手焉能出之？多看元明名家长篇楷书作品（如书画题跋等）便可知道，这样的功力，在当时也绝非人人能有。

以上从纸墨、印章、风格、水平几方面分析，此卷极有可能是鲜于去矜的真迹，而且是其传世唯一的楷书作品。对于研究这位遗墨稀少的元代艺术大家，意义重大。

当然，因为是《楷书孤本》，便无从进行同类作品的比对研究，说真说假，似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。这种窘境，前人在对陆机《平复帖》、李白《上阳台帖》等古代名家孤本墨迹的认定过程中都曾经遇到过（而今公论虽已趋看真，但仍然难免时有个别质疑之声）。再以前述故宫藏鲜于枢楷书《老子道德经（上卷）》为例，此卷因佚失了《卷下》，成为无款之作。鲜于枢又没有第二件正楷墨迹传世。此卷又没有元明题跋帮助《把关》。应该如何认定呢？主要是对其纸墨、风格、水平反复研究、感受，再参考卷后翁方纲等清代名家题跋，最后由徐邦达先生一语定乾坤：『此卷缺下一半，所以不具名款。吴荣光评此卷书法「真得永兴（虞世南）、河南（褚遂良）神骨」，最为恰切中肯。鲜于中楷长篇平生仅见此一卷。真迹神品无疑。』（《徐邦达集》第五卷第一百九十页，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）徐先生的这个意见，今已成为定论。他的思路，也是值得学习的。我为鲜于去矜楷书《进学解》写这篇文章，之所以把标题定为《初鉴》，就是想先做一下初步的基础性工作，提出自己粗浅的见解，以供大家讨论、商量。我相信，真理愈辩愈明，是金子总会焕发出光彩！

面对此卷，我也曾反复思忖：会不会是明清人制造的赝鼎？

首先，会不会是拿明代《小名头》字割去原名款，添署《鲜于去矜》的《拆改货》呢？用灯光透照，用放大镜细察卷末落款处，未见动手痕迹；且款字与正文墨色、书风均很一致。

那么，会不会是利用鲜于去矜并无楷书传世，『死无对证』的情况，彻头彻尾地生造出来骗人的呢？从逻辑上讲确有这种可能。但『生造』通常是较为低劣的写手所作的勾当，书法功力如此高强的生造品，实在没有见过。有这个手段，完全可以去作名家仿本，何必吃力不讨好地造个冷名头呢？再说，既然要造，干脆多造几本，也好相互印证，多赚几两银子。又要练字，又要刻章，忙活半天，只造一件，天下找不出第二本，成本岂不太高？这又有些不合逻辑了。

卷末所署年款『泰定丁卯』，即元泰定帝泰定四年，公元一三二七年。鲜于去矜的生卒年不详，但已知他是鲜于枢的『季男』，应该是在父亲年龄较大时出生的。我们假定他生于鲜于枢三十岁的一二七六年左右，那么到泰定年间应该是五十岁上下了。卷上所钤『苦斋』印章，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——这么『苦』的斋名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恐怕很少使用。只有历尽沧桑的中老年人才不讳言。

也许是由于命运相似，心灵相通吧，鲜于枢特别喜欢唐代韩愈的诗文。在他的传世法书中，有三件是录韩氏《石鼓歌》，还有一件《进学解》，一件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。鲜于去矜此卷书录《进学解》，亦是步趋乃父，绝非偶然。可与他的《双调折桂令》参证读之。

下面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此卷的『帮手』。此卷中可资鉴定的附件共有六端：

一、『太仆寺印』半印。钤于本幅之末。明代鉴赏大家王世贞有一怪癖，喜在自己收藏或鉴题的书画上钤用供职衙署的官印。较多见的是『太仆寺印』及『抚治郾阳等处关防』，故宫博物院藏柳公权行书《兰亭诗》卷内王世贞跋后面，就同时钤盖了这两方官印。台北故宫藏薛绍彭《杂书卷》后王世贞二跋之间也有此二印。与之对照，《进学解》卷末的半印是真印无疑。这方半印说明两个问题：

第一，此卷曾经王世贞收藏或鉴题。

第二，现存的『太仆寺印』为右半，印的左半钤盖在旧有的尾纸上，因旧尾纸被人撤去而不存。那佚失的旧尾纸上，很可能有王世贞和其他人的题跋，对于鉴定此卷有重要参考作用，丢掉是很可惜的。伍葆恒家藏手卷被撤去尾跋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，故宫博物院藏鲜于枢行草书杜甫《魏将军歌》卷后有清人罗天池跋云：『……是卷为太谷温云心比部所藏，以赠其戚扬州鲍六郎中，后归黄琴山太守。卷后时贤题跋十余则，有足以资考证者，不知缘何尽去之』

也。‘‘俚荃四兄属题，罗天池书于寂惺斋。’’至于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撤去这两个手卷的珍贵跋尾，今已无从考知了。

二、黄德峻藏印：『黄德峻字景崧又字琴山评书读画之印』、『黄氏樵香阁藏弃图书』等。

黄氏字景崧，琴山，广东高要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曾官福建粮道、泉州知府（雅称『太守』）。能诗词，有《三十六鸳鸯馆词》；喜收图书、字画。他的藏品，后来大都归了伍葆恒。就今馆藏、拍卖所见，二人的藏印总是『如影随形』。

三、伍葆恒藏印：『南海伍元蕙宝玩』、『俚荃鉴赏之章』、『伍氏南雪斋藏』、『南海伍元蕙家曾摹勒石』等。

伍葆恒（一八二四—一八六五），原名元蕙，号俚荃。广东南海人。以捐赈钦赐举人，官刑部郎中、南康知府。这个人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样，容庚先生《丛帖目》云其『为十三行怡和行行商秉鉴之子』（《丛帖目》第二册八百一十七页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九八一年版）。

伍秉鉴（一七九六—一八四三），字成之，号平湖。祖籍福建。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经商，至秉鉴之父伍国莹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。一七八三年伍国莹创办『怡和行』商号，声名远扬。一八〇一年伍秉鉴接手怡和行业务，迅速崛起，成为广州『十三行公行』的『总商』。所谓『十三行』，是乾隆锁国后朝廷特许在广州经营海上外贸的一批民间商号的总称，与两淮盐商、山西晋商同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，富可敌国。伍秉鉴本人更是生财有道：一八三四年前伍家与英美商人每年的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，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，并在美国进行铁路、债券投资，个人资产曾达二千六百万两白银，被当时的西方人公认为世界首富。虽然一八四一年的鸦片战争使伍家的业务遭受沉重打击，加上代清政府缴纳战争赔款，损失不下数百万两白银，但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』，传到后辈手中的家产，仍应是相当可观的。捐个举人，买个知府，易如反掌；玩些古玩字画，更不在话下了。伍葆恒在当时广东收藏家中算是后起之秀，但『长袖善舞』，他的『南雪斋』收藏很快就与吴荣光『筠清馆』、潘正炜『听帆楼』、孔广陶『岳雪楼』、叶梦龙『风满楼』、梁九章『寒香馆』等并驾齐驱，在质量方面甚或过之。他编刻的《南雪斋藏真帖》与《澂观阁摹古帖》也很有名。可惜天不假年，仅活四十二岁。否则完全有可能成为近代的『安岐』。鉴于伍家的社会地位和『南雪斋』的文化影响，我们将鲜于去矜楷书《进学解》称作『名门旧藏』，应不为过。

名门旧藏的好处，是收藏途径较正。一般不会是冷摊小铺零星淘宝而来，而是看准大家巨室『出货』的机会，经

由内行人『掌眼』，不惜代价，精中选精。因而东西通常比较齐整。这就是今天市场上人们对其特别追捧的原因。例如二〇〇四年翰海春拍，鲜于枢行书《石鼓歌》以四千六百二十万元成交；二〇〇六年嘉德春拍，石涛《莲社图》以一千一百七十七万元成交；二〇一〇年保利春拍，黄庭坚行书《砥柱铭》以四点三六八亿元成交，这些拍品的高价位成交，应该与它们都是『伍氏南雪斋旧藏』不无关系。

《进学解》卷上的伍氏藏印，有一方为『南海伍元蕙家曾摹勒石』。检容庚《丛帖目》，《南雪斋藏真》帖中实未刻此件作品。这有两种可能：一是《进学解》入藏伍家较晚，《南雪斋藏真》已经刻成。伍葆恒打算今后再刻续帖时将其收入，故钐此印。但终因早逝未果。二是确曾摹勒上石，但因尺寸过大，不适于放进《南雪斋藏真》，故将刻石嵌置于园林、家庙壁上，供人观赏传拓（明清富贵人家多有此风雅之举），后来刻石亡佚了。黄玄一九二五年为此卷题写的外签上说『南雪斋曾摹勒石』，不知他是否见过那刻石。至于李乔峰题跋中谓：『此卷为困学书之也，曾入石，刻于《南雪斋丛帖》内』，则完全是错误的，应予纠正。

四·罗天池题跋：『大令兄弟之于右军，二苏之于老泉，过、迈之于东坡，西清之于漫仕，仲穆之于鸥波，均能世其家法，不失矩矱，亦不出范围。惟博参返约，则苦斋之于太常，独能别开生面，所谓鲁男子善学柳下惠，哪吒太子重立骨肉是也。苦斋书传世尤稀，今与太常卷合装，可称双璧。俚荃兄其宝啬之，虽以连城易者勿许也！罗天池。』

罗天池（一八〇五—一八六六），字性湖，号六湖。广东新会人。道光六年进士，官于刑部多年。后简放云南迤西兵备道，因『永昌回案』处置不当，被革职永不叙用。回到广州卖画为生。与黎简、谢兰生、张墨池并称『粤东四家』。又擅长赏鉴，自谓『寓都门廿载，所见藏家卷轴以十万计』。当时广东藏家如潘正炜、伍葆恒辈，皆延请其鉴定书画，是继吴荣光后南中国藏界的『一只眼』。故今见于晚清广东名门的巨迹，多有其题跋墨迹。

上面这段题跋，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：鲜于去矜《进学解》原本是与鲜于枢的某件作品合裱为一卷的。罗天池将两件东西都定为真迹（『可称双璧』），以为十分稀见，嘱咐伍葆恒好好珍藏，别人给什么宝贝也不要交换！他的高度评价，增强了我们对于鲜于去矜楷书《进学解》卷的信心。

罗天池在跋鲜于枢行书《石鼓歌》卷时，也曾说过：『俚荃既示我《困学、苦斋合璧卷》，翌日复以是卷

来。……道光庚戌小除夕，罗天池观于寂惺斋。』看来在道光庚戌（一八五〇）之前，父子是合卷的。在什么时间，被什么人，以什么原因拆散，则不可知。反正一九二五年黄玄题签时，鲜于去矜就已独立成卷了。原本裱在鲜于去矜前面的鲜于枢作品究竟是哪一件？值得我们今后继续考证。

五·黄玄题外签：『鲜于苦斋楷书进学解长卷。黄琴山、伍俪荃旧藏，罗六湖跋，南雪斋曾摹勒石。乙丑秋仲，黄玄署签。』

黄氏其人不详。『乙丑』应为一九二五年，距今八十五年。看书法风格及包首、签条纸的新旧，大约不差。

六·李乔峰题跋：『此卷为困学书之也。曾人石刻于《南雪斋丛帖》内。其珍重希世之宝也。更会见六湖先辈题，其跋可贵也。今在己丑冬至日，新会后学李乔峰题之。时年九十又一耳。』

李乔峰（一九二一—），广东新会人，香港画家。早年从简琴斋、高剑父学艺，后投拜张大千门下。曾任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艺术顾问。

题跋时间为己丑（二〇〇九）。李氏年高昏眊，题跋多有舛误，连此卷的作者和题签人都搞错了，可以理解。李跋唯一能告诉我们的，是此卷近世流落香港，落到一位不大懂行人的手里（如果懂行，他就不会去请李氏题这样的跋，而且到处乱盖图章了）。现在此卷被具眼者购归大陆，宝爱有加，深可庆幸。

综上所述，曾经清代黄德峻、伍葆恒收藏，罗天池鉴定的这个楷书《进学解》手卷，是一件年份很老，书法水平很高的古法书。惜明代和清初题跋尽失，未能做到『承传有绪』。我个人赞成认定它为元人鲜于去矜真迹。希望通过它的影印出版和拙文的刊出，能够引起古书画收藏界、研究界同仁的关注，大家群策群力，找出更多的线索，发表各自的高见，使此卷的真实身份和艺术地位得到最终的确定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草于北京紫禁城撷芳殿

将星首
 著汉事
 衫铁马
 驰突重
 副被望
 沈略西
 定安月
 定东安
 岁君所
 羊抱士
 美士存
 子江治
 即家不
 战一不
 收风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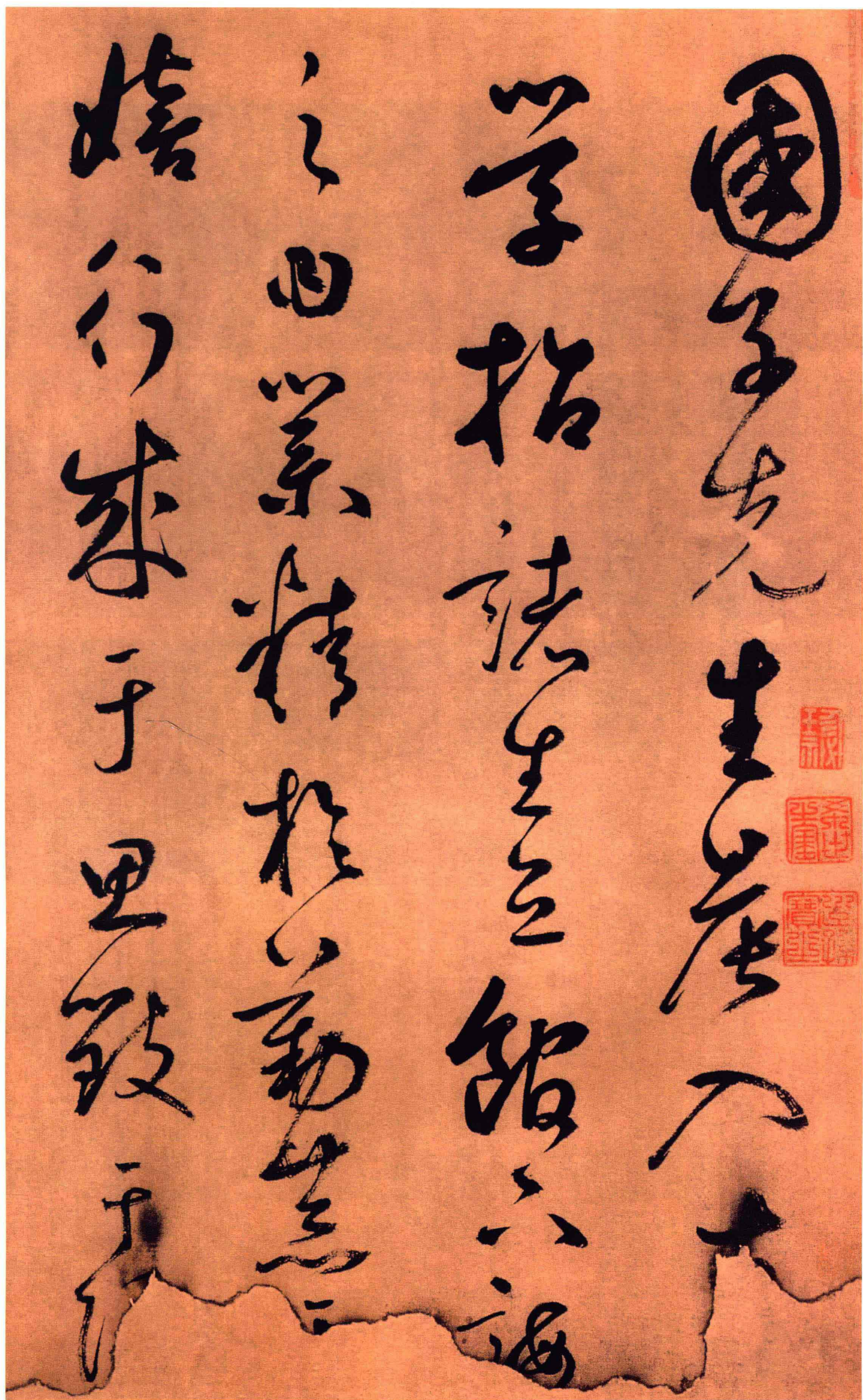
生流塞
 行嘉书
 少年志
 会书魏
 音从精
 神宗志
 峰尖见
 星强突
 金碧论
 骑马细
 河挽指
 或心可
 翠庭云
 水海摩
 子起如
 涌系柳

翠庭云
 水海摩
 子起如
 涌系柳
 陈书
 玄武
 来千
 明主
 士安

右少陵魏将军
 歌田学民书

元代题鲜于枢《魏将军歌》真迹。此卷为鲜于枢书，内容为《魏将军歌》。卷末有罗天池长跋，述此卷流传经过。鉴藏印记：『都省书画之印』（朱文）、『监察司印』（朱文）、『礼部之□书画关防』（朱文）及黄德峻、伍元蕙、王南屏等印。

鲜于枢书《魏将军歌》真迹。（故宫博物院藏）
 款署『右少陵魏将军歌 困学民书』，钐『渔阳』（朱文）、『鲜于』（朱文）、『白几印章』（白文）、『困学斋』（朱文）印。
 卷前题签『元鲜于伯机草书杜诗真迹。道光庚子夏日重装。秋赏斋珍藏』。卷末有罗天池长跋，述此卷流传经过。
 鉴藏印记：『都省书画之印』（朱文）、『监察司印』（朱文）、『礼部之□书画关防』（朱文）及黄德峻、伍元蕙、王南屏等印。



乃以聖矣也通法
年任拔去先邪
崇後已占小善矣
承以誠名一經者

其亦宜配羅剔抉
而垢磨光益以平
而後造孰之多而不
有諸生策慮不能

世盡有見之不得術
患不能成其盡有
見之不公之未明
矣故外者四先生之

和子子子子子
於此有目主
口不絕吟於
文手不停披

編私事者必題之
妄纂之者必拘于
主採多難心細大
不指焚之膏油之繼

晷
先生之業可謂勤矣
極批異端攘斥
氏補苴罅漏